

# 彩繪自己的「所在」·書寫自己的地方

張弘毅

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/臺灣大眾史學協會理事長

基隆社區大學

2023年12月23日

## 一、記憶溯溪

臺灣河流，基本上東西走向。花蓮七腳川溪，又稱吉安溪，從中央山脈源出，由西向東，流經吉安鄉、花蓮市，最後匯入太平洋；因為「東西走向」，為了利便河流兩岸「南來北往」，吉安溪設置許多橋梁，這些橋梁從東到西，依序為吉安溪橋、東昌橋、仁里橋、仁里二號橋、七腳川橋、鐵路橋、荳蘭橋、宜昌橋、吉安溪橋、慶豐橋、太昌橋、大山橋等。筆者曾經從花蓮市老家出發，騎著小摺從吉安溪出海口，沿左岸溯溪而上；溪畔風景宜人，不多時，吉安溪源頭兩側山嶺映入眼簾：沙婆噹山、七腳川山。

七腳川山令人聯想，1908年(明治41年)「七腳川事件」。事件起因，花蓮原住民族阿美族「七腳川社」(Cikasuan)19名族人，因不滿擔任隘勇、替日本人防守泰雅族太魯閣群，勞役過重、薪資發放誤失，乃放棄隘守、轉進山區，逃避日本警方追擊。日本為強化「後山」(臺灣東部)國家威權，發動軍警鎮壓。事件後，阿美族「七腳川社」被迫南遷、最遠迫遷至今天臺東鹿野鄉瑞豐村。1910年日本利用「七腳川社」故地，建立官營日本移民村--吉野村；「吉野」1948年改名「吉安」--今花蓮吉安鄉。《灣生回家》一書，及2015年底引發全臺電影觀賞熱潮、與該書同名之紀錄片「灣生回家」，歷史場景正是吉安/吉野移民村，而其實，此處原本就是阿美族「七腳川社」舊地。

至於沙婆噹山，山腳下是花蓮水源地、花蓮人夏日戲水場域，一如七腳川山，是花蓮人「歷史記憶所繫之處」。七腳川(Cikasoyan)阿美族語意為柴薪很多之地，沙婆噹(Sabodang)為太魯閣族語，意指山勢「宛如教堂之鐘」，但是今日沙婆噹山腳下的太魯閣族「水源部落」，是日本時代才移居此地，在此之前，清朝時期沙婆噹山、美崙溪之間，住著花蓮原住民族--撒奇萊雅族(Sakiraya)。1878年(光緒4年)清朝總兵吳光亮執行所謂「開山撫番」、進入「後山」(臺灣東部)，攻打不願順從的花蓮加禮苑山噶瑪蘭族六社及其盟友撒奇萊雅族，爆發「加禮苑事件」--即「達固湖灣事件」，最終，兩族事敗，撒奇萊雅族幾近全滅，倖存之撒奇萊雅

族人藏身阿美族部落，隱身埋名、為世遺忘，直到 2007 年經「正名運動」成功，始由行政院通過成為臺灣原住民族第十三族。

沿著七腳川溪左岸溯源，一路上不論是富含歷史記憶的沙婆嚙山、七腳川山，饒有臺灣族群文化意涵的橋樑：七腳川橋(阿美族七腳川社)、荳蘭橋(阿美族荳蘭社)、慶豐橋(漢族客家庄)，或者「吉安」地名涉及之「去地方化」--即「吉安」一詞象徵花蓮人或將遺忘「七腳川社」、「吉野移民村」等在地故事。溯溪所見，花蓮百年歷史及人文空間(human space)變遷，不斷在筆者腦海、湧掀記憶波瀾。

## 二、認識自己

古希臘神話掌管文藝的九位謬司，其中主宰歷史的女神叫克麗歐(Clio)，克麗歐的母親是記憶女神慕內莫西妮(Mnemosyne)，可見「歷史」源自「記憶」。由於人們對於故鄉的關愛，因此，一旦故鄉空間(space)富含人們生活經驗、情感及認同(identity)，「空間」即在人們心中，轉化為具有獨特性的地方(place)/即閩南語所稱的「所在」。值此記憶研究(memory study)蔚為學術風潮之際，在時間長河中從事「記憶溯溪」，不但可以關照地方書寫(the fabrication of place)，更能將「咱的所在」豐富多元的在地故事傳承永續。

筆者自幼成長於花蓮，對於花蓮這個「所在」卻所知有限，直到人近中年，才逐漸認識自己(know yourself)--重新認識養育世代花蓮人的故土，有時，她又稱後山、洄瀾、花蓮港。「知天命之年」，筆者總算知道花蓮老家風景名勝「鯉魚潭」，原住民族阿美族稱為 Banau(大潭之意)，而鯉魚潭之名則是客家族群拓墾花蓮、因祥瑞命名潭畔標高 601 公尺之山謂「鯉魚山」，山南之地曰「鯉魚尾」(今花蓮壽豐)，然後才有「鯉魚潭」之名。此外，前往鯉魚潭必經之木瓜溪，也和當地是否盛產木瓜無關，「木瓜」一詞，源於當地原住民族泰雅族語或太魯閣族語，讀做 Vaguai、Mokui 或 Bakuay，意指「住在山後面的人」或「住在(木瓜溪)上游的人」；Vaguai、Mokui 或 Bakuay 因為和「木瓜」一詞之閩南語讀音雷同，所以「木瓜溪」一詞，大概也和入墾花蓮之漢族閩南人有關。

「鯉魚潭」潭北部落，住著一位筆者的太魯閣族老友 Kaji。在太魯閣族語中，「Kaji」有二個意思，第一是「網」，第二是做酒的「酒麴」，與 Kaji 交往久了，深刻體會「在地觀點」。譬如，筆者總以為臺灣原住民族刺青--「紋面」，不宜稱為「黥面」，因為「黥面」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刑罰(罪犯才會黥面)，而「紋面」則象徵原住民族的榮耀--男人曾「出草」獵首、捕殺山豬，或婦女會織布，才有資

格「紋面」。有一次，Kaji 在解釋松樹樹枝較含樹脂，用松枝燒成的灰、調和出的墨汁，較適合刺青之用，出乎意外，Kaji 竟然說，「其實我覺得還是黥面這個詞比較好，黥面的字意，聽起來比較有那種痛的感覺」，Kaji 還爆料，紋面很痛，有些族人一聽到要紋面，「就躲到山上，死也不肯下來」；Kaji 的告白，同樣讓人想起從前，一位原住民朋友曾表示，你們漢人吵了半天，把什麼「山胞」、「山地人」的稱呼改成「原住民」，「我反而覺得山地人比較好，幹嘛把我們改成原住民，山地多好！你看，山高，沒有細菌，對不對？不像平地人，好可憐，住在都市裏，那...麼擁擠，細菌那...麼多。」。

### 三、書寫自己的地方

2014 年 10 月 15 日花蓮縣秀林鄉舉行「太魯閣族戰役紀念碑」(或「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紀念碑」)揭碑儀式，以追思發生於 1914 年(大正 3 年)的太魯閣族「抗日」或「抗暴」百週年--一場早於 1930 年(昭和 5 年)「霧社事件」，但也十分慘烈的「反殖民」事件；也在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及 24 日，筆者應邀到秀林鄉公所主辦的「文化記憶：大眾史學與在地文化工作坊」演講時表示，雖然「太魯閣族戰役紀念碑」的豎立有點晚，但對於太魯閣族人的意義卻很重要，因為原住民族老人家及有識之士都認為：原住民族語言的流失、年輕世代不會講族語，對原住民族整體發展、文化保存相當不利。筆者進一步提及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過去，不能「認識自己」，那麼一個不曉得自己國族/族群過去的人，一個對自己國族/族群的過去，缺乏歷史認同(history identity) 的人，一個失掉自己國族/族群文化記憶(cultural memory)的人，她/他還能算是那個國族/族群的人？

面對形色各樣的國族、群體、地方庶民、政黨、宗派，或許，人人都是史家(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)，可以嘗試透過多元的歷史表述(representation)「認識自己」，並為過去或難以面對的過去(difficult past)，重新找尋妥適的安置空間，進而「書寫自己的地方」，建構薪火相傳的「文化記憶」。特別是因為「事關歷史認同的文化記憶」，對於維繫族群文化、免別是傳承少數者/弱勢者(the minority)的族群文化，扮演重要角色；關心少數者及弱勢者，正視她/他們的需求，或許是身處全球化時代的世人，「讓昨天變得更好」的起點。人人都是史家、「大家來寫村史/都會史」，不但能夠讓社會大眾，特別是少數者及弱勢者，擁有發聲的機會，有助於激發「歷史認同」，提昇人們的歷史意識，傳承自身「文化記憶」，更可以在多元文化(multi-culture)之世界性趨勢中，建構具有主體性之在地文化

(indigenous culture)。最終，藉由推動「書寫自己的地方」，平衡往昔人們偏重書寫「國史」之現象，創建/發明共同的記憶(the invention of collaborative memory)。

#### 四、彩繪自己的「所在」

文化一致性(unity)愈加濃郁的全球化時代，要保持自己地方/「所在」的文化特色，似乎可以連結「大家來寫村史/都會史」，以成就自身獨有的在地文化，進而成就自己「所在」之共同記憶。同時，透過多元的書寫形式，推動「人人都是史家」這樣的社會運動：例如，(一)口述的形式--「耆老講古/大家來說故事」，(二)文字的形式--「大家來寫歷史」，「大家來寫村史/都會史」，(三)圖像/影像的形式--「人人都是畫家」/不論男女老少、鼓勵大家手執畫筆，彩繪自己的「所在」。

彩繪自己的「所在」。從專家手中「擴而大之」，將人們對於土地的情感、家鄉的關懷，以繽紛鮮活的顏色，書寫共同的記憶，運用圖像/影像的形式--推動「大家來寫村史/都會史」，建構出具有多樣性(diversity)之在地文化，如此，不但在地文化可能獨具特色，可以保持自己的歷史文化傳承，甚至有利文化行銷、觀光休閒產業，讓地方重新恢復活力、孕育在地生命力，讓社會大眾「歷史有感」。

誠如孔子所言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如果，臺灣每一個角落，都有人在「書寫自己的地方」，彩繪自己的「所在」，相信臺灣「文化記憶」的傳承，是可以期待的。歡迎「大家來寫村史/都會史」！

(說明：本文為 2023 年 12 月 23 日基隆社區大學研習課程講義。研習課程名稱：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互動--地方學在終生教育所扮演的角色。)